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二十四卷 蟲語

○八蠶 廣蠶歲七熟，閏則八熟。《記》曰：一歲八繭出日南。是也。廣自三月至九月，月一熟蠶，以三十二日為度。歲當立春，桑谷生，蠶駒始出。凡蠶初出曰■少，而曰蠶駒者，蠶與馬同神，本龍精而首類馬，故曰蠶駒。蠶駒既出，以桑芽喂之，二眠三眠，食葉漸有聲，至四眠而蠶熟矣。凡蠶三日一蛻，蛻則不食，是謂一眠。眠至四而繭成。然眠必齊眠乃良，齊眠曰大眠，若九蠶眠，一不眠，則九為一所累而俱敗矣。繭既成，時當正月，是曰大蠶。大蠶一歲一熟，熟至八日而出蛾，配其雌雄。又至八日而蛾卵，卵則蛾死，以紙裹卵藏之。至立春，蠶駒復出，故曰大蠶。其二蠶、三蠶曰小蠶，亦曰連蠶，言相連不絕，月月熟也。繭既成，大蠶繭四千，小者六千，可獲絲一斤。大蠶絲光滑而細，小者不及。計一婦之力，歲可得絲四十餘斤。桑葉一月一摘，摘已復生，計地一畝，月可得葉五百斤，蠶食之得絲四斤。家有十畝之地，以桑以蠶，亦可充八口之食矣。坡山之絲線良，龍江之線綢良。然龍江蠶種，率購之於九江，而為絲及線乃獨良，非女手之不同也，水色異也。然李商隱詩云：「八蠶{繭蟲}綿小分炷。」又云：「小炷八蠶綿。」左思賦：鄉貢八蠶之綿皆言綿而不言絲。蓋以蠶養至第八次，不中為絲，但可作綿，然吾廣第八蠶皆為可為絲。所謂珍蠶也，凡蠶再熟者謂之珍，況於八輩蠶乎。《本草》言：南粵蠶，有三眠、四眠、兩生、七出、八出者。蓋蠶屬陽，喜燥惡濕，南粵火之所房，炎精盛實，故蠶至於八輩也。

○天蠶

天蠶，出陽江，其食必樟楓葉，歲三月熟，醋浸之。抽絲長七八尺，色如金，堅■刀異常，以作蒲葵扇緣，名天蠶絲。亦有成繭者，大於家蠶數倍。《禹貢》：厥篚{厥禾}絲。或即此類，然不可繅為絲。入貢者，齊魯之山繭也。有沙柳蟲，腹中絲亦可作緣。

○蟬

羅浮東峰下有石洞，洞中楓樹千萬株，嘗有螭蟬數百種，數里間鳴則齊鳴，止則齊止。無一參差斷續者。又有異鳥和之，聲若木魚以為節。黃冠云：昔白玉蟾真人，於沖虛觀制雲■敖八曲，有客，常命道童奏之，玄鶴唳空，山鳥相應。今樂器零落矣，聽此蟬聲，猶彷彿雲■敖音節也。

○大蝴蝶

大蝴蝶，惟羅浮蝴蝶洞有之。嘗止花樹間，見人弗動，即動亦依依不遠，彩者連枝持出，輒飛復故處不他之。其生以繭，繭中有一卵，小於雞子，重胎沁紫，包以烏柏木葉，絡以彩絲，山中人嘗以冬月往彩，好事者購取藏之。明年二月，以繭置梧柳間，輒有一大蝴蝶，展翅徑尺，飛來就繭，不飲不食，抱伏纏綿。經七日，繭破子出，大可六七寸許。越數日，挾之飛去，其出繭絕不使人見，雖晝夜伺之，弗覺也。雌雄不離，千里外必相尋覓，至則繞籠翔舞，不得入。以翅觸籠，金翠委損，放之，兩兩相逐，翩然高舉。蓋羽族之至神者，精氣相通，無間遠邇，所謂仙靈之使令，非人間所得而羈也。予嘗有遠行，有一大蝴蝶飛來，止庭柯三日。友人陳子，謂大蝴蝶既美文章，舍仙山而集茲，與予氣類相感，非無意也。為詩云：「羅浮大蝴蝶，言是小鳳凰。六足盤胸間，四翅交文章。修眉若楊葉，繡腹如垂囊。仙人愛文采，挾之游帝傍。四海安足飛，來下君子堂。堂中有行子，比德共翱翔。」一時諸子屬和，繪圖以傳。子亦有詩云：「翩翩大蝶誰所為，莊得其雄老得雌。芙蓉沆瀣日餐服，流將一氣母群兒。」又云：「變化不離玄牝內，世上蜉蝣那足配。南郭今為槁木藏，葛洪不見丹砂在。」其亦得物化之旨歟！大蝴蝶以花為糧，予嘗於華首台，見有花如紅芍藥，大蝴蝶食之，條盡數朵。道人掩取其一，誤傷之，以翅為團扇，五色絢爛，金粉流光，真神仙之服玩也。廣州人士向有大蝴蝶會。冬月，使人入羅浮，以針及綿絲帶，易繭於牧豎。春間大蝴蝶出繭，文采各別，雖百十無一同者。以絲竹籠貯之，攜往浮丘、穗石間，以蝴蝶大小較勝負，買花犒之。其花或使人彩於羅浮百花徑中，徑多異花，四時爛若錦繡，大蝴蝶之土物也。羅浮諸洞，皆有異花，瞥見之，欲折不折，行數武。遠視輒失之。惟徑中花可常取。予詩：「只愁蝴蝶大如箕，食盡山花人不知。紅翠紛紛難與守，芳菲又過豔陽時。」

大蝴蝶本洞中仙種，相傳麻姑遺衣所化，二三月間出洞，山中人索其子藏之。至六七月，如蠶成繭，繭破成蛾，乃化為蝴蝶，初化時大五六寸，雌雄成配，無一孤者。留雌則雄不去，留雄則雌去復來。數月生子，子生半月而化，其子如彈如雀卵，大小不等，其生化亦隨大小而成。廣州春夏之交，市上有賣大蝴蝶者，每枚數十錢，大僅五六寸許，懸竹竿上，兼旬不飛不飲食，生卵十餘，漸不能動，以為乾死矣。觸之輒蠕蠕然，如是者數月乃化。予詩：「二月大蝴蝶，家家出繭來。兒童爭鳳子，買取及花開。」

羅浮山中人，所見無非鳳凰者，不惟以紅翠、碧雞、五色鳥之屬為鳳，即大蝴蝶亦以為小鳳凰。王說作詩云：「羅浮蝴蝶翼如箕，彩雲晴日向天飛。錦光金色相離披，盛世文章仙人姿。蝴蝶雙飛如鳳凰，仙人騎入道士房。房中誕育鳳凰子，四百山頭山氣紫。」

蝴蝶大如蝙蝠者，名鳳車。其大如扇，四翅，好飛荔支上者，名鬼車，亦曰鬼蛺蝶。又有大如扇，純黑，為橘蠹所化，名玄武蟬。此皆非仙種，與羅浮所產者■NC564■別。予詩云：「蝴蝶元生蝴蝶洞，仙胎不必鮑姑衣。天教鳳子如箕大，不向梅花嶺外飛。」

羅浮人喜以蝴蝶繭餉客，予入山必盈袖以歸。有《蝴蝶繭歌》云：「羅浮蝴蝶有洞穴，天蛾吐絲白如雪。千絲萬絲作一繭，仙胎只為鳳車結。終日纏綿如有情，變化一一通神明。繭中久蟄經霜雪，雌雄之雷不能驚。枝間厚裹烏柏葉，山人彩得盈筐篋。四百峰邊大小村，家家皆有大蝴蝶。」

○蝙蝠

粵山多巖洞，蝙蝠宮之。以乳石精汁為養，夏間出食荔支，冬則服氣，純白者大如鳩鵲，頭上有冠，或千歲之物。其大如鴉而未白，亦已百歲。而皆倒懸，其陽精在腦，腦重，故倒懸也。餘則背腹茜紅而肉翼淺黑，多雙伏紅蕉花間，雌雄不捨，捕者得其一，則一不去，婦人佩之為媚藥。予詩：「羅浮蝙蝠紅，雙宿芭蕉葉。相與帶在身，媚郎兼媚妾。」或謂即肉芝，以藥制服之，身可肥健。未知然否。仁化有夜燕岩，蝙蝠多至數萬，且暮分三道往還，聲如飄風，倏忽數十里。羅定有催生鼠，狀如兔而鼠首，以其髯飛，飛且乳，聲如人呼，喜食火煙。能從高赴下，不能從下上高，其毛可治難產。一名飛生，亦即蝙蝠也。又從化鼇頭嶺之右，有蝙蝠石，石穴中多黃白蝙蝠，有大五六尺者。肇慶七星岩，有五色蝙蝠，生黑洞中，遊人以火入多見之，名伏翼。予詩：「岩中伏翼撲人飛。」

○龍蜂

陽春有■龍蜂，嘗附橄欖樹而生，雖有首足，與木葉無別，須木葉凋落乃得之。土人以置篋筭，每遇蟲毒必鳴，鳴則自呼，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，粵以雞卜又以■龍蜂卜，人罕知之。司馬遷所謂昆蟲之所長，聖人不能與爭者也。

○蜂蜜

陽春多蜂蜜以為貨。蜂為房於岩石林木間者，其釀白蜜脾，謂之山蜜，亦曰蜂糖。霜後割之，白如脂，味勝家蜜。家蜜取以夏冬為上，秋次之，春易發酸。冬曰梅花糖，最甘香。唐詩云：「天寒割蜜房。」然其性熱，多食發濕熱病，生蟲E 4 4。新興有姜蜜，尤忌，不若川蜜溫。西南蜜涼，為可嗜。

凡海濱巖穴，野蜂窠焉。其蜜曰石蜜，多泛溢於草間石罅，露積日久，必宿蛇虺之毒。舶人人山者，雖草木魚蟹之屬，糝以胡椒，熟而食之無害也。設遇石蜜以為甘而過食，必大霍亂以死。故食蜜必以家養者為貴。

○蝦

蝦字始見於賈誼《弔屈賦》，曰：「夫豈從蝦與蛭■寅。」蝦莫多於粵水，種類甚繁，小者以白蝦、大者以■寧蝦為美。■寧蝦產鹹水中，大者長五六寸，出水則死。漁人以絲黏網，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，仄立海中。絲柔而輕，■寧蝦至則須尾穿E 4 5，弗能脫也。兩兩乾之為對蝦，以充上饌。鮮者肉肥白而甘，其次曰黃蝦、白蝦、沙蝦，最小者銀蝦，狀如繡針。以■布為網，網大丈有二尺，以二臂<同戈>繫之，口向上流，取蝦卵及禾蟲，亦復如是。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，名銅鼓蝦，以鹽藏之味亦美。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為美，曰香山蝦。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，亦香而細，頭尾與須皆紅，白身黑眼。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，封定缸口，俟蝦身潰爛，乃加鹽至四十斤，於是味大佳，可以久食。一種名蝦春，粵方言，凡禽魚卵皆曰春，魚卵亦曰魚春子。唐時吳郡貢魚春子，即魚子也。然蝦春非蝦之卵也。江中有水■茲，大僅如豆，其卵散佈，取之不窮。產新會者卵稍粗，滋味益好，燒之通紅，紅故鮮明多脂而可口。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產。村落間家有數甕，終歲醃食之，或以入糟，名泥蝦。

丹蝦產惠州西湖。其色青，煮熟丹紅，絕鮮美。諺云「湖上漁家，白飯丹蝦。」白飯者，水晶魚也，長不盈寸，大不過分，其色■差潔，無乙有丙，八九月有之。

○天蝦

天蝦，色白，西江多有之，狀如蛺蝶。四五月間，從空飛入水化為蟲，黃魚食之而肥，名黃魚蟲。漁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，雲味甘美，或以為蝦所化，以其自天，故曰天蝦。崔豹云：「海間有飛蟲如蜻蛉，名曰番紺，七月群飛暗天，夷人食之，雲蝦所化。」或曰：「腐草為螢，朽麥為蛭。」蛭為蝦，天蝦者蛭之所化，未知然否。戊申冬，韶州相江兩天蝦，大如燈蛾而多兩翅，人為異，非異也。

○水母

水母，生海中，以鹹水之渣滓為母，故名水母。鮮煮之輒消釋出水，一名海蜇。氣最腥，為蟲之所宅，蟲者蝦也。水母以蝦為浮沉，故曰水母目蝦，性冷，能化物，不能自化，脾胃弱者勿食。乾者曰海蜇，腹下有腳紛紜，名曰蜇花。八月間乾者肉厚而脆，名八月子。尤美。

○禾蟲

夏暑雨，禾中蒸鬱而生蟲，或稻根腐而生蟲。稻根色黃，禾蟲者，稻根所化，故色黃。大者如筋許，長至丈，節節有口，生青，熟紅黃。霜降前禾熟則蟲亦熟。以初二及十五六，乘大潮斷節而出，浮游田上。網取之，得醋則白漿自出，以白米泔濾過，蒸為膏，甘美益人，蓋得稻之精華者也。其醃為脯作醃醬，則貧者之食也。

○螢

螢之類初如蛹，腹下有火，數日能飛者，茅根所化，為螢。其長如蛆，尾有火不能飛者，竹根所化，為熠耀。螢飛而熠耀行，故曰宵行。嶺內秋夕螢始飛，廣則夏秋俱見。熠耀四時有之。或謂熠耀即放光蟲，如百足而小，夜緣屋壁，身有火，色雜紅綠，以手觸之成粉，粉所著處生光，逾時不滅。其光生於咸，咸故作火光也。螢亦濕熱所化，腐草與陽氣相蒸，故生焉。

○金花蟲

金花蟲，大者如斑貓，有文采，其背正綠如金貼，有翅生甲下，一名綠金蟬。喜藏朱槿花中，一一相交，取帶，令人相媚。予詩：「持贈綠金蟬，為卿釵上飾。雙棲朱槿中，相媚情何極。」

○荔枝龍眼二蟲

荔枝樹有蟲名曰石背，喜食荔枝花蕊。荔枝多虛花，花十子乃一。又以石背之為賊，場師必務去之。石背閩中尤多，冬伏荔枝葉下，荔始花，蟲亦生子。一生十二粒，數應一歲，閏則增其一。荔花時，石背輒溺，溺則全枝脫蒂，雨時尤盛。其背堅如石，故曰石背。廣中荔花所苦多兩耳。石背無甚害事。而龍眼者，地一畝僅可種二十株，多則翳風而生金雞蟲，蟲食龍眼花立盡。歲大寒節，場師必搖樹，使金雞蟲盡落，乃掃除而溺之江。非大寒節，雖搖樹，蟲亦不落也。有黃蟲者，狀類蜜蜂，春社後，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，食百樹葉，色轉翠，蓋葉之所化，而萬嗜荔枝之葉。予詩云：「葉化黃蟲還食葉，花生石背更餐花。」又有桂蠹者，桂上蠹也，生於桂而還食桂。其大如指，色紫而香辛。色紫則桂之花所為也，香辛則桂之葉所為。蜜漬之，可為珍味，去陰痰疾。其名因耐佗以五器獻文帝而傳。然《楚辭》云：「桂蠹不知所淹留。」則已為三閩所知矣。又露花中有蠹，色白，亦大如指，熟則化為飛蛾。乘未化取之，炮炙充盤，味甚甘。

○蚊

蚊，多生於腐葉、爛灰及陰濕地，或臭溝沙蟲所化。而新州有E 4 6母焉。鄧氏云：真■也，類烏而大，有黃白雜文，吐納皆E 4 6。又有蛇母草，蛇自其花實中出。有蛇母木，《南越志》云：古度樹也，一名那子。南人號曰柁，不華而實。實從皮中迸出，如綴珠■，色赤味酢。煮為粽食之，遲則化蛾，亦有為蚊子者。又從化有樹實如枇杷，將熟，則殼中飛出蠟子。又榕子中多有數小蚊，亦皆蛇母木也。蛇母木與夜蘭相反。夜蘭木本，高尺許，葉似槐，花如粟米，至夜則芳香如蘭，折之可以辟蚊，插門上則蚊不敢入，一名蚊驚樹。有病取其葉生啖或煎水，即吐痰，數日而愈。葉上有篆文如符，又名神符樹。

○海珠

海珠，狀如蛭蟪，大如臂，所茹海菜，於海濱淺水吐絲，是為海粉。鮮時或紅或綠，隨海菜之色而成，曬晾不得法則黃，有五色者可治療。或曰：此物名海珠母，如墨魚，大三四寸，海人冬養於家，春種之瀕海田中，遍插竹枝，其母上竹枝吐出，是為海粉，乘濕舒展之，始不成結。以點羹湯作。

○蜈蚣

蜈蚣，短者也，其長者節節有足，是曰百足。足赤腹黃，有雙須，尾歧，螫人最毒。以醬敷，或以紙錢作燃薰之，或以蛭蟪涎塗可解。性畏雞，人見百足亟喚雞，雞未至而百足僵矣。或觸飲食，誤食之令人腹痛欲死。飲燒酒，或雞肉羹亦可解。百足，《爾雅》作■即蛆，能伏蛇，每自口入食蛇腹。山行，筒置■即明，蛇不能近。又能嗅龍腥，天將雨，爭就木最高處，蓋聞龍腥故。廣中多■即蛆而少蜈蚣，絕無蠍。■即蛆多生古牆中，盛暑輒出，大者有珠，雷常搜而擊之。

○蜚

蜚，有青黃二種。青者生深山樹葉中，名曰飛蜚。聞聲輒飛，刺人取血，專集耳後，使人不知。始如針，血飽則如指，隨手拔去，稍遲深入膚理矣。凡山行，以無患子，或蒜，或薑汁，或茶子末塗身，則飛蜚不敢近。黃者生地下，吮血如螞蝗，入水則死。螞蝗一名水蛭，池澤處處有之，人人肌肉啞血。誤吞之，則生子腹中，■敢食鱗血，飲黃土水數升可解。或以蜂蜜，則螞蝗化水而死。有狗鼻才肯者，生陰濕處，似山蜚而長，好入犬豕鼻中吮血。聞入人鼻，血出不止。口含醋，塞兩耳，自低首，則此物■然而出。被刺時人不可拔，重力拍之則自墜。有沙蟲者，生水中，大不過蟻，喜入皮膚害人。以茅根竹葉刮之，或以苦芭汁塗之，可癒。或以火炙身，則隨火去。有飛蚊者，生於瘴霧，有三足，無身，呼吸間入人肺腑，則食漸減而斃。或入魚腹牛馬腹中，令食之者劇病。先毒物以毒人，蟲之最惡者也。然亦■黎中乃有之。又有蛇蠱，狀如蜘蛛而足短，最毒，出瓊州。見者以為蜘蛛也，易視之，忽為所中。有謠云：「生恨蜘蛛無結網，無絲無緒最傷人。」

○雨師雲師

霍山有雨師、雲師，雲師如蠶，長六寸，雨師如■胃，長七八寸。每出則有雲有雨。山人以為驗。

○蠱

西粵土州，其婦人寡者曰鬼妻，土人弗娶也。粵東之估客，多往贅焉。欲歸則必與要約，三年返，則其婦下三年之蠱，五年則

下五年之蠱，謂之定年藥。愆期則蠱發，膨脹而死。如期返，其婦以藥解之，輒得無恙。土州之婦，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。故其諺曰：「廣西有一留人洞，廣東有一望夫山。」以蠱留人，人亦以蠱而留。

粵東諸山縣，人雜有蠱，亦往往下蠱。有挑生鬼者，能於權量間，出則使輕而少，入則使重而多，以害商旅。蠱主必敬事之。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，無流塵蛛網，斯則挑生鬼所為。飲食先嚼甘草，毒中則吐，復以甘草、姜煎水飲之，乃無患。入蠱村，不可不常攜甘草也。挑生鬼亦蠱之屬，蓋鬼而蠱者也。以人蠱人已不可，況於以鬼乎。

下蠱皆出於僮，出於僮之婦，若子娘則不能下蠱也。蠱有鬼，名曰藥鬼，藥鬼之所附，僮婦恒不得自由。代代相傳，必使其蠱不絕以為神。其中於人得解者，或吐出生魚、生蝦、生鴨子之屬，皆藥鬼之為之。粵東無僮，故無藥鬼。

○水蠱

粵西有三江，而左江之水尤毒，其源自交趾而來，皆蚺蛇、孔雀之糞所漬，夏間尤忌之。流至端州始平淡，然五六月西水漲溢，往往令人腹疾。又恩平水中多蚯蚓屯結，每水一升，可得蚯蚓數十許，色黃濁，飲之立蠱。又羅旁之水，多有何木葉、木犀花葉浸其中，飲之亦輒脹滿以死。是皆水之蠱，不因人力者也。

○木蠱

高、雷間，木之所為者，皆有蠱。善齧木心，其聲入夜尤甚。木既穿穴，雨後化為天牛，飛滿室中，角兩而黑，背有黃白點，蓋木之蠱也。凡器久不用而蟲生，謂之蠱，故凡物皆有蠱，蠱者，蟲之所為。蠱，風族，風鬱而不舒則為蠱，於文三蟲食皿為蠱。二蟲食E 4 7為蠱。然蠱之為患在物，而蠱之為患在人。人為天地之皿，物為天地之E 4 7。E 4 7而蠱焉，物不能全歸於天地矣。人而蠱焉，人不能全歸於天地矣。故聖人必務致中和以順天地之風，風順，而二蟲、三蟲乃不為害。

○蟋蟀

蟋蟀，於草中出者少力，於石隙竹根生者堅老善鬥。然多以東莞熊公鄉所產為最。其地名花溪銀塘，熊公飛昔與元人大戰之所也。其產於東莞伯何公真、羅中丞亨信、彭中丞誼、陳少保策墓上者皆最。廣人喜鬥蟋蟀，歲於此間捕取，往往無敵。其立於蛇頭上者，身紅而大，尤惡。五公勇烈絕人，皆多戰功，精氣蓋及於昆蟲也。

○大蟻

廣中蟻冬夏不絕。有黃赤大蟻，生山木中，其巢如土蜂巢，大容數升。土人取大蟻飼之，種植家連巢置樹頭，以藤竹引度，使之樹樹相通，斯花果不為蟲蝕，柑橘林椽之樹尤宜之。蓋柑橘易蠹，其蠹化蝶，蝶胎子，還育於樹為孩蟲，必務探去之，樹乃不病。然人力嘗不如大蚊，故場師有養花先養蟻之說。向稱嶺南有樹蟻、樹蜂、樹蝴蝶，皆連於樹上，樹蟻即此。樹蜂者，龍蜂也。樹蝴蝶者，木葉所化，狀如丹青，與木葉相纏綿不去者也。其為蝴蝶也，猶其為葉也。葉已非葉，而蝴蝶猶然葉也。

○白蟻

廣多白蟻，以卑濕而生，凡物皆食，雖金銀至堅亦食，惟不能食鐵力木與樺木耳，然金銀雖食，以其渣滓煎之，復為金銀，金銀之性不變也。性不變，故質亦不變。鐵力，金之木也，木中有金，金為木質，故亦不能損。

潮州大馬蟻山，有蟻祖廟，歲五月，群蟻來朝。有詠者云：「馬蟻山頭馬蟻朝，年年五月趁江潮。」蟻祖者，主蟻之神之名，猶《周禮》{羽是}氏、蠃氏之命其官者也。土人以蟻害稼而載牲擊鼓致賽於蟻祖，蓋亦曰昆蟲母作，曰去其螟及其蠹賊，以無害我田稼之意云爾。廣東多蟻，蠃象之屬亦名蟻，故攻築之術是勤。蟻祖者近乎古之田祖，致其祈焉，亦禮也。

○蚺蛇

崖州多蚺蛇。新官至，黎人輒以蚺蛇為獻。其長至丈，巨盈尺，秋時眼蒙而休，茅草萌芽，自其腹出於鱗甲，春暖始可屈伸，行者視茅草盤旋即知之。性畏葦披木，猝遇之，以葦披木為御，人多則掙擊斃之。首尾兩分，猶奔勝數十里，以有水旱二膽轉運週身，故逾半日乃死。其性淫，以婦衣置穴外，蚺蛇聞氣出蟠伏，黎人以藤圈加頸上，逆鱗牽之。藤名蚺蛇藤，凡有蚺蛇之所，即有此藤，見此藤，即知有蚺蛇在咫尺間。黎人又以牛為餌。蚺蛇嗜食牛，其口小，見牛則齧其足，任牛所之，久之牛力絕，乃縮其身而吞焉。入水閉氣，牛即斃。逾日肉酪融化，以尾掛樹抄而吐其骨，黎人因擊殺之。鄭露云：蚺蛇尾有鉤，口無齒，其聲甚怪，似貓非貓虎非虎，擊之則鳴。其長九十丈者吞赤蟻，六十丈者吞象，三十丈至九丈者，吞豺、狼、虎、豹、鹿、豕及人。吞之法，始以尾鉤之，繼以氣衝之，濡濕之。吞畢，懸樹上，絞至糜爛。骨角悉從皮出，望之若神龍之蛻。西粵土司，凡蚺蛇過三十丈者皆稱龍。其拿龍部署也，緝婦人裙裾以為旗，斬烏鹽以為槍，葛藤以為纜。凡蛇長一丈，旗一人，槍一人，弩五人，金二十人。蛇長十丈，人十之。長百丈，人百之。金者藤，藤以束之。槍者鹽，鹽以剝之。旗者酒，酒以勞之。旗者得膽，槍者得皮，金者得肉，弩者、牌者得睡。睡辟邪殺鬼，佩之吉祥。肉辟風寒，皮五彩可繡鼓。其過三十丈者曰龍皮，一端千金，波斯市之為鼓，聲振百里。膽有三，早膽能療目疾，水膽止瀉，護身膽隨月，擊其處則隨而至。

○諸蛇

蛇之類甚眾。中其毒者，以蛇藥敷之即愈。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藥，見有蛇藥，即知有毒蛇在左右，不可踐履。蛇每遺精草上，及飲行潦之水而留涎沫。行者宜擇地而蹈，擇泉而飲。忽焉腫痛如蛇蟠狀，是中其毒。求蛇藥不得，亟以酒和熊膽服之亦可癒。諸山峒多蛇。有曰烏梢者，野遇之，殺傷不死，能尾其人至家以報之。以釀酒，可治瘡疥。有曰量人者，長五寸許，見人即標起，欲高過人。有曰藤蛇，善附物，裊裊如藤，見者以為藤也，遂為所中。有曰山烏蠱，一名飛梢，頭如鳥，聲如馬嘶，每逐物，身則騰起，惟尾著地。有曰土錦，將生子，必當大道，俟人擊之，腹破子始出，否則其子食母而出，故粵人稱不孝者曰土錦蛇。有曰兩頭蛇，有曰九首蛇，《天問》所謂雄虺九首者也。亦曰王虺。此皆毒蛇之異者也。其無毒而異者，曰時辰蛇，狀如蜥蜴，十二時轉十二色。曰貓蛇，其聲如貓。曰雷公馬，產雷州，可食，故北人謂雷州人食雷公雲。蛇種類絕多，有一字名、二字名、三字名者。三字名如筒箕、金角帶、七寸錦、過樹容之類。予不欲言，寧言猛虎，不欲言毒蛇也。

○蛤蚧

蛤蚧，長五六寸，似蜥蜴，四足，有毛尾絕短，嘗自呼其名以鳴，一歲則鳴一聲。有鳴至數十聲者，人以為神，羅浮多有之。《方言》曰：桂林之中，守宮能鳴。即此。一名吉度蛇，吉度者，象其聲也。其背色綠，有黃斑點若古錦。自旦至暮，常變十二種色。有得其一，閉於籠中玩之，止見變黃、褐、赤、黑四色。多居古木竅間。人以其聲與色之異，喜捕取之，得其雌雄合者益陽。

○白蠟蟲

粵人以蟲大如蟻者，芒種後置之菁艸由樹上，樹狀類冬青，蟲食樹汁，吐沫黏嫩莖上，化為白脂。至秋取之，以水煮濾成蠟，文理瑩徹，若石膏然。以之澆燭入藥，甚適用。蟲嫩時白色，作蠟及老則赤黑。其結苞於樹枝，初若黍米，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，色紫赤，累累抱枝，宛如樹之作實，是稱蠟種，亦白蠟子。子內有白卵，一苞數百。次年立夏，以箬葉包之，係於樹上。芒種後苞折，白卵化蟲，乃復上樹作蠟也。黃蠟成於蜜蜂，白蠟成於此蟲，各有其能若此。白蠟瓊州最多，以之為炬，大者可五六斤，每夜宴用至數百石，其價頗賤。諺曰：「東家白蠟蟲，西家黃蠟蜂。養蜂得蜜食，養蟲得燭紅。」

○禾蟲

禾蟲，狀如蠶。長一二寸，無種類。夏秋間，早晚稻將熟，禾蟲自稻根出。潮長浸田，因乘潮入海，日浮夜沉，浮則水面皆紫。彩者以巨口狹尾之網係於弋，逆流迎之。網尻有囊，囊重則傾瀉於舟。弋之所，在江兩岸，其名曰阜。阜有主，爭者輒訟。與習門、白蜆唐，皆土豪所私以為利者也。論者謂：國家漁課，達於山谷谿澗之水，芥為之舟，課亦不免，故皆數於里甲。然漁業有浮、實，乘潮掇取，若棹艇往來，浮業也，繒門、禾蟲阜之類，實業也。廣州邊海諸邑，其漁而實業者，盡入豪宗，利役貧民，而不佐公家之賦，所在皆然。鴨阜起於洪武、永樂間，其圖具在，雖非漁業，以之抵課有四善焉：免逋負一，去蝥賊二，抑兼

併三，弭暴亂四矣。禾蟲阜、白蜺塘亦然。當事者尚亦留心於此。

○蠅異

嘉靖間，三水何維柏以御史按閩，疏論嚴嵩被逮，閩人哀號攀送。有無數蠅，小而綠色，朋飛薨薨，如泣如訴，止於輿，止於桎梏，止於校人之衣，撲之不去。出郭十餘里乃散。既抵京下獄，蠅集如前。高明羅一中，為撰《蒼蠅傳》。

○蝶異

林光祿培，知新化縣，有饒貴者，與妻男四人暮歸，盜殺之。駢屍於野，主名不獲。為文告山川城隍之神畢，有蝶前飛，飛良久，心識之。尋單騎歷里社講約，適見蝶飛集一稚子衣背，尾得其父王忠瑚，捕至鞠之。稚子背即饒男故衣，立伏罪。諸生為作《蝴蝶記》，以神其政。

○蚱蜢異

香山黃雙槐先生瑜官長樂時，有豪氓殺人匿其屍，訊不詞服，法司欲從疑釋。先生請自訊，忽有蚱蜢折左股斃於硯池。謂曰：女折其左股，沈黑水池中，神告我矣。氓驚服。其洗濁冤奸，多此類。

○斷草烏

斷草烏者，蛇也，大僅指許，長五六寸，頭如龍形而小，身純烏。其行也，百草沾之立斷，人見斷草，輒跡得之，故蛇每離地丈許。使身如矢，直以入穴，使不沾草，故人莫得而取之。以酒煮食，愈<广林>瘋。

○蝦母

捕魚者言魚之情，水漲逆水而行，水退順水而去。五更出於淺水，天明潛於深淵。蝦亦然。蝦之母名曰水母，塊然如破絮，黑色，有口無目，常有蝦隨之，食其涎沫，水母以蝦為目，每浮水上，或取之，■然而散。有曰蝦姑者，一名海馬，亦曰水馬，蝦類也，主催生。其扁如蜈蚣者，燒服，主夜遺。